

论民间信仰的连续性与变迁

——以福建省泉州晋江市 H 村为例

杨帆 周柯含 袁航 齐娜 颜洛阳

摘要: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地域性的民俗文化,其传承过程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其一,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固化,在促进社会整合和协调社会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在社会变迁驱动下,民间信仰进行着变革地延续,并通过多种形式外化。本文以 H 村为例,通过分析当地民间信仰和对比不同年龄群体信仰状况,探讨民间信仰与静态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作用,继而揭示其在维持传统性和接受现代化之间的演变规律。

关键词:民间信仰 连续性 变迁 传统 现代性

一、引言

作为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弥散”^①在社会环境中,使日常生活与神圣性相联系。另外,作为民间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也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信仰的发展历经了一系列波折起伏。上个世纪以来,传统社会的文化形式与价值体系受到空前打击。由于被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视为“异端”,民间信仰这一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一度在政治和文化运动中被当作封建迷信,成为被批判、清除的对象。在文革中,村庄的庙宇、祠堂和庙会更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979 年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宗教仪式传统的大规模复苏和重塑,民间信仰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空间。

而今天,在现代商品化经济的冲击下,乡土社会的小农经济被瓦解,大量的青年劳动力向外输出。他们或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或被城市生活方式吸引,对传统民间信仰提出质疑。民间信仰的形态开始不断变迁,出现集体“记忆危机”(Danièle Hervieu - Léger, 1993:187 - 203)^②。“是否应该信”、“为什么要信”,这种对于民间信仰的质疑、迷惑,在青年一代中尤为明显,他们急切地想要寻找合理的解释。从老年一代到青年一代,民间信仰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变化,以及未来民间信仰应当走向何方?这些都是需要细加讨论的问题。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随着民间信仰的复苏,来自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广泛关注这一现象,研究主题包括民间信仰的现状、作用、维持/消减原因、与宗教关系等等,由此涌现出了一大批本土的学者,或亲赴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或对国外理论进行本土化整理,为我国民间信仰理论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很大一部分学者都注意到了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独特的文化价值,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今天依然兴旺不减的仪式礼拜现象成为众多学者的探究对象,一系列相关研究著作应运而生。

闽南文化在概念上远远超出了所谓的“闽南”区域。由于面临大海的自然特征与文化特征,闽

^① “弥散性宗教理论”一说,由著名华裔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提出。“所谓弥漫性宗教,即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失去了显著的独立性。”详见 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② “记忆危机”概念是用以全文的分析框架中一环,在下文“理论框架”部分会做详细介绍。出自 Danièle Hervieu - Léger. *La Religion pour mémoire*. Paris: Cerf. 1993. P187 - 203。

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地向东南海洋地带传播。中国大陆的浙江温州沿海、广东省南部沿海、海南省沿海,以及祖国的宝岛台湾,都深深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带有变异性的闽南方言社会以及一脉相承的文化生态区。即使是在东南亚地区以及海外的许多地区,闽南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闽南区域文化在促进中华文化向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日益加强的趋势下,深入探索闽南文化显得深具意义。研究闽南地区丰富的信仰文化现象,对于民间宗教的发展、观察特定文化下社会的运行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福建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兴盛,数量众多的宫庙、神灵、宗教活动和信徒构成了福建民间信仰的基本内容。据有关部门调查,2003年全省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的民间信仰宫庙近25000座(林国平,2004:213)。其中泉州文化亦是福建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选取福建泉州晋江一个典型的民间信仰氛围浓厚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旨在探究民间信仰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并通过纵向比较老年一代与青年一代的信仰情况,分析两个群体在信仰的各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力图总结出民间信仰存在代际差异的原因。同时,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传统与现代性二维变量对民间信仰的综合影响及产生效果。

二、文献综述

针对研究主题,本文主要回顾了与民间信仰社会功能及变迁原因分析的相关理论。在此要进行说明的一点是,本次研究并不重点关注民间信仰的定义以及它与宗教的相似差异,这一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尚无定论,所以不必过多纠结。但是为了明确研究范围,这里将本次研究中民间信仰的范围界定为:民间出于功利性目的而自发形成的一套非制度化的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及相应的仪式制度和组织方式。“民间”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非正统的和非经典的;二是非制度的和非经典的;三是非官方的和非普遍的(地域的)。

(一)宗教信仰结构功能论

“结构—功能”方法经历了从有机结构论到系统结构论、从单一整合功能论到多维功能分析、从静态结构分析到动态建构论的发展过程,在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中已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宗教结构、宗教在社会系统中地位和作用,这些都需要用结构功能方法来研究。“对宗教功能的分析,最初只是就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而言,例如斯宾塞、涂尔干、齐美尔等人的论述,而对功能多元化的理解,尤以默顿为代表。他在正功能之外,提出了非功能、负功能、显功能、隐功能等一整套功能分析的范式”(姚南强,2008:54-55)。贝格尔的宗教建构论更强调对宗教的动态结构功能分析,在其《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的要素》一书中,他阐述了宗教的以下功能:(1)宗教的“建造世界”的作用:这一建造世界的过程是一个外在化、客观化和内在化的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活动,不断把自己注入世界,这就是外在化。而作为人类活动这些产物,它们一旦产生,就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而反过来要制约人类,这就是客观化。而所谓内在化是指这些外在的产物重新吸收进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主体意识不可分割的部分。(2)维系社会秩序稳定流传的作用:宗教使人们自己所创造的社会秩序神圣化,而反过来这种神圣化的秩序又成为维系社会的有力纽带,这就是对社会合理化的论证(孙尚扬,2003:166-167)。

(二)世俗化及后世俗化理论

在当代宗教学研究,对于宗教变迁的理论解释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即经典世俗化的理论以及三种“后世俗化”的理论。

所谓经典世俗化理论,主要是指有关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衰落的各种观点。这一观点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宗教学研究的主流。美国学者拉里·席纳尔(Larry Shiner)在《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一文中,认为世俗化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宗教思想、行为、组织失去其社会意

义;其二,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其三,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变成纯私人的事务;其四,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拉里·席纳尔,1973:228-250)。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理论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因为它无法很好地解释当今世界的宗教复兴现象。

由于经典世俗化理论的局限性,当前宗教学研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形成了一些对于宗教变迁的新型解释。这些解释被称为“后世俗化”的论述。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宗教经济模式、新世俗化理论以及“多元宗教现代性”理论。

斯达克(Stark)与芬克(Finke)、艾纳孔(Iannaccone)等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引入宗教研究,逐步建立了理解宗教现象的宗教经济模式(杨凤岗将其以“宗教市场理论”的名义介绍到中国)。“依据这种模式,个体行动者的宗教行为可以看作是以计算代价/利益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为基础的消费行为,宗教机构或团体则可以看作是提供宗教产品的企业。于是,宗教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宗教市场内部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而与现代化的进程无关”(汲喆,2005:235)。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宗教在现代化的美国高度繁荣而在欧洲却表现出衰弱,因而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并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论述以及研究方法。

新世俗化理论主要由道博莱尔(Dobbelaere)、卡萨诺瓦(Casanova)等确立。该理论的主要方法是不再将世俗化看作是宗教衰退的单一的和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是不同维度的有关宗教变迁的多种现象的复杂集合。卡萨诺瓦(Casanova)指出,世俗化是由几个相互独立的运动构成的,包括世俗生活与宗教规范的脱离、信仰人数的减少与仪式参与程度的减弱,以及宗教退入私人生活的领域。他强调世俗化的这些方面在变化的方向和强度上并非总是一致的。达薇(Davie)通过她在英国的研究指出,对集体宗教活动的参与程度的降低,并不必然影响个体虔信的程度。对于这样的人群,其宗教认同不以建制宗教的规范性要求为基础,而是诉诸于个体通过反思选择的文化、伦理、智识、审美或情感等方面的理由,因而可以称之为个体宗教性之建构的“去制度化”。

“多元宗教现代性”这一概念由爱尔维优·雷杰(Hervieu-Leger)提出。多元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性是依据各自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实现的。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现代性,而是有多个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性具有多种模式。有鉴于此,在不同的现代性中,宗教的形式及其演变自然也各不相同。这样一来,对世俗化的解读就出现了翻转:考察的重点不再是合理化或个体主义对宗教虔信与实践的影响,而是宗教在历史、文化层面上,无形中对现代性的建构作用。换言之,不是某种普遍的世俗化法则决定了宗教的现代命运,而是宗教的文化积淀本身决定了世俗化的形式与方向(汲喆,2008:62-63,66-68)。

综合来看,以上几个理论关注外部结构性以及个人主体变化,探讨宗教变迁与现代性的关系,为推动宗教信仰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理论是否适用于本土依旧存疑,国外学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之后民间宗教文化也即民间信仰文化的境况,还不存在深入的分析。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现代化对于民间信仰的冲击、民间信仰未来的发展趋势仍然存在较大的空白。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达妮埃尔·爱尔维优·雷杰和特纳等人关于宗教的相关理论应用于民间信仰的分析中,对于民间信仰的现状和发展做出了好的解释,对于理论的本土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一)研究方法

从整体来说,鉴于调查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研究问题的深入性和探索性,本研究从整体上采用定性研究的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并将老年与青年一辈进行纵向对比。本次研究的资料分析遵循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逻辑,并没有预先提出有关于福建地区民间信仰的理论

假设并进行理论验证,而是计划在实地调研中,系统地记录观察和访谈的有关资料,进行归类、编码和整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归纳、概括和深入分析。对于访谈资料部分力图采取求全法来分析比较得出结论,并不断根据访谈来修改访谈提纲。

本次研究选取福建省晋江的H村进行田野调查。该村共有住户400余户,在村人口2000余人。全村几乎皆信仰保生大帝、先祖公、阴公在内的多种神灵,信仰氛围浓厚。大小节日都伴随着“烧香、拜拜”等活动,每逢普渡、佛生日等大型节日,村中更是大摆筵席,热闹非凡。另外,除了考虑H村作为闽南民间信仰典型聚集区的特点之外,本次调查成员中有一名为当地人,因此在短时间内更易融入田野,具可操作性。调查中,在考虑性别、受教育等因素的基础上,共选取老、中、青三代15人进行深度访谈。

(二)理论框架

法国社会学家达妮埃尔·爱尔维优·雷杰(Hervieu-Léger)在《宗教存于记忆》一书中对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首先,她将宗教视作一种传统,继而引出了“记忆”的概念,因为“记忆既是传统合法化的对象,也是传统赖以依存的基础”。根据阿博瓦克的集体记忆理论,记忆是集体分享和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宗教传统的维系和创新,实际上就是记忆的建构、传承和重组问题(汲喆,2005:235)。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宗教的世俗化也就不必简单被视为理性对其的驱逐,而是整体性的社会演变中宗教记忆的危机(Hervieu,1993:187-203)。宗教中记忆的概念为历史性、恒定不变的,而现代性中时间的概念表现为短暂、流动。这种时间性上的相互冲突凸显出了双方静态与动态分明的特点。

基于爱尔维优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H村的民间信仰同属传统的范围,这一文化传统对村子的运行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代表着秩序。其依靠村子共同的集体记忆进行构建、传承,这种记忆主要通过反复的仪式实践得以形成强化。而另一方面,现代性代表的是变动,它给民间信仰带来的是一系列冲击记忆构建与传承的因素。这种冲击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上的仪式变化,还有精神层面上记忆纽带的断裂,最终造成记忆碎片化与粉末化的趋势。当传统的延续性遇上现代化的变迁,民间信仰在今天会扮演怎样一种新的角色是本文力图阐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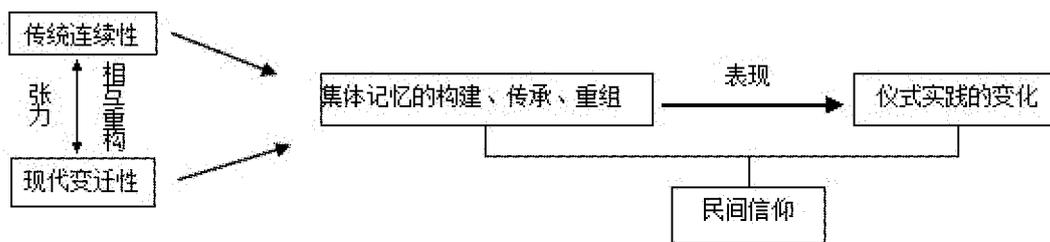


图1 本文总体理论框架

四、H村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

英国象征人类学代表人物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其代表作《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指出,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是决定性的要素,能够帮助人们来理解和感受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记忆理解和感受这些关系所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维克多·特纳,2006:6)。我国学者黄剑波在论及“日常生活与神圣性”的话题时总结道,宗教信仰的意义在于(1)指导生活,如趋利避害与祈福消灾。(2)帮助个人理解生活与世界。(3)帮助个人通过与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我,形成宇宙观(黄剑波,2013:24-34)。即民间信仰一方面反映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影响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作为H村生活的一部分,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网络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

通过对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象征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民间信仰对H村发挥的社会功能,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下面将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讨。

(一)民间信仰的社会整合作用

1. 形成社会共识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民间信仰给当地村民以共同的信仰体系。这种社会共识通过家庭教育、仪式举办得到传递,根植于村民心中,形成村落认同的重要一环。同时,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文化也将本村与其他区域区分开来,促成了根文化的形成,这在外出读书打工做生意的人群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民间信仰及相关仪式活动与家乡概念捆绑在一起,成为外出游子回忆家乡的独特记忆。

另外,由民间信仰形成的一套道德体系也约束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社会秩序。

2. 增强社会网络

H村一年有两次大型的节日:普度与佛生日。普度在鬼月(七月),目的在于普度“好兄弟”,莫来人间作乱。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进行繁复的普度仪式,仪式的每一道程序都有特定讲究,烧香、烧纸钱的地点时间皆有说法。普度仪式过后则会准备丰盛的饭菜,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全村彼时热闹非凡。佛生日是当地供奉“佛祖”的日子,更是隆重,其重要程度甚至超过春节。一般会唱3天的戏,大家都来“吃佛生日”,亲朋好友会聚一堂,人声鼎沸。另外,每月的初一、十五村民都会在家中进行拜拜活动,每天都跑去寺庙拜拜的人(尤以家庭妇女和老人为主)也不在少数。

可见,民间信仰为民众交流提供了平台,增强了彼此交往频度。繁杂的仪式和盛大的聚会活动,为村庄不断积累人情资本,家族的概念也在此类活动中反复得到加强,逐渐构成一套社会支持体系。

(二)仪式与社会地位

1. 权威地位的形成

老年协会成立于1981年,是H村一个重要的老年人组织。村中女性年满55岁、男性年满65岁即有义务加入,志愿参加义演等活动,现有人数300左右,如腰鼓、广场舞、丧事或喜事都是老年协会组织。现在老年协会隶属于村委会,在村子的管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村中也是很有威望和发言权的一个组织。作为H村的大家长,老一辈们不仅自己烧香拜拜,还通过言传身教,把这种风俗传统代代传给后人,从而造就了今天H村民间信仰枝繁叶茂的局面。

“老人会的成立对村里的大事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村里出现纠纷,一般是由老人协会先去管理,如果协调不了,再由村委会、村长去参与。”(资料来自与中年人的访谈记录)

“十几年前庙有翻新过,香火钱也是老人协会去管理。”(同上)

“村里面的通路是老年会协调的,拆差不多48个建筑,建的学校也是老年会来带头,向上面要求,向群众征收钱,很早的时候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学校中的老师20多个人是来自本村,但是后来慢慢落后,经过老人会的努力与协调,使现在的两个学校重新建立起来,免于被兼并。”(B)

总体来说,在H村,老年协会的职能主要有两个:一为当地两所学校的运行管理,二为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活动管理。其中,老年协会主要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相关事宜安排建立起了自己在村中的权威地位。老一辈们通过扮演信仰组织、传授者的角色,获得了对“记忆”的垄断控制,获得了声望与年轻一辈的尊敬。

2. 个人地位的提升

特纳在研究地位提升与逆转的阈限时指出,生命危机所提供的是这样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之

中,并且借助这种仪式,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与处在这些位置上的人之间的关系会被重组,而且这种重组常常是十分彻底的(维克多·特纳,2006:177)。

在H村,除了全村层面上的共时性活动,对于个体来说,一生也将经历出生、舞象(16岁成年)、结婚、升迁、死亡等重大历时性事件,这些事件都与正式的仪式、祭拜活动捆绑在一起。比如在少年16岁当天,家族会为其举办隆重盛大的舞象仪式,当事者在父母陪同下,穿金戴银、广宴亲朋好友。而个人也通过该成年礼获得村子对其成长的认同,社会地位得到上升。

3. 男尊女卑的固化

村中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男女性别间的不平等,多数家庭为求得子嗣延续都不只育有一个小孩,而这种男尊女卑的风气在民间信仰上也可得到体现与固化。

女子婚后多不工作,在家里专心扮演家庭妇女一职。而其中主要的一项任务是负责家庭拜拜礼俗仪式的打点工作,约定俗成而又复杂的准备工作占据了妇女的生活时间,使之在家庭中的作用局限在料理内务,与此对应的是男子被鼓励外出做生意,出去闯天下。另外值得一提的现象是,婆媳关系通过仪式程序知识的传递得以建立和维系,女子的三从四德观念也由此代代延续下去。

五、信仰状况的代际比照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明晰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以集体记忆的形式得以固化,并在促进社会整合和协调社会地位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民间信仰的传承不仅是一个维持传统性的过程,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其延续也随之表现出一系列变化的特征,这在H村不同的年龄群体之间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基于呈现信仰在代际间有所差异的目的,本文从15个访谈对象中,挑选了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的情况进行比较,表1是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对象	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职业	
老年	A	79	女	未读书	家庭妇女
	B	72	男	初中	老人会会长
	C	56	男	高中	供销社职员
青年	D	26	男	中专	商人
	E	25	男	中专	商人
	F	23	女	留学(本科)	学生
	G	22	男	大学本科	学生
	H	20	男	大学本科	学生

(一)老年群体信仰情况综述

1. 信仰状况及表现形式

“信佛是长久的事情,有的人平时不信,甚至还会骂佛,只是临时抱佛脚,所以得不到佛祖的庇佑,后来跟佛祖道歉后才能平安一点。文革的时候烧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果不报在他们这一代身上,也会报在子孙后代身上,结果比较凄惨,所以说信佛不能靠一时兴趣,要沉下身,是一辈子的事。”(C)

在调查中发现,老年人几近完全将信仰内化进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妈祖、关公等众神灵已成为他们遇到困难时的首要诉诸对象,祭拜仪式更是早已融入了平日活动。在他们眼中,无论是小孩升学或是出去做生意,只有虔诚的祭拜佛祖,个人及其家庭才能获得好运。从另一方面说,凡是一个人身上发生了喜事,都是佛祖保佑的结果,那么个人就更应该加倍的感谢佛祖的恩惠;而如果一个

人遭遇了不幸,那么就是之前轻视或者亵渎神灵的报应,应该赶紧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的H村老一辈们,深信着佛祖的力量,以“因循善报”的逻辑解释着身边的各类事件。访谈中遇到的A即是老年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在叙述自己的信仰历程时说道:

“我自己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信,有到各种地方去烧香拜拜,从小就一直很信,不是到某一个转折点开始信的,会到各种地方比如厦门、泉州去拜。现在大家都很信,如佛生日就会去普陀山,祈求平安。”(A)

在A看来,信仰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其传承模式固定不变,而信仰传承可能面临的断代或危机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此外,村中的老年人除了积极扮演信仰活动参与者的角色,其发挥的组织功能也同样是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上文中提到的“老年协会”即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几乎包含了村中所有老年人的组织,包揽了一切大型仪式的筹办工作,在民间信仰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 信仰原因

老年群体之所以对信仰高度推崇并使之内化,离不开其信仰产生的主要原因——求得平安。这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成长经历坎坷跌宕,他们亲眼见证了国内战争、新中国成立、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也亲身经历过“破四旧除迷信”的大肆宗教庙宇强拆活动,动荡的社会环境刺激了他们对安稳生活的迫切渴求,“图个心安”成为多数老年人信仰产生的心理动机。

“每逢大事,如结婚、生小孩、丧事,都可以由黄公来做主,黄公同意便安心,主要是心理作用。”(B)

而“因果报应”的观念进一步提高了信仰在老一辈心中的地位,A在谈及个人经历时就提到:

“成家之后觉得要回报社会,自己也会有更多的资本来回报,拜了之后觉得很平安。而且其当初那些烧神的、惹佛祖生气的就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A)

此外,村中还有一批老年“知识分子”,他们并未将民间信仰局限在“求得平安”的层面,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以C老先生为例,身为X镇诗社的成员,老先生的家中挂满了自题的与佛学相关的字画,常常有人慕名而来邀请他给新修葺的祠庙题词。谈及自己的民间信仰观点,他说道:

“我家从小就信仰佛教,我也信,但是我不迷,我对佛学比较热衷,我研究并理解它。倒没有经常去拜,只在家里自己学佛学,修身养性。那些寺庙里面的每一幅对联都是有涵义的。拜完之后会觉得心里舒服,有的时候顺利了就会从心里相信了,作为一种精神寄托。”(C)

同是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心理寄托,部分老人通过平日拜拜等形式表达自己虔诚的信仰,而另一部分则像C老先生这样,借由对佛学典籍的研读给以信仰正名,追求理论上的超脱,重在内心的领悟。

3. 信仰现状评价及未来预期

随着村中经济的不断发展,不少村民家中都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持和参与大型祭祀活动的举办,近年来,诸如请佛之类的盛大仪式呈现出规模扩大、花费增多的趋势。村中的老年协会作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虽然总揽了仪式筹备的种种事项,但组织成员本身对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未报以肯

定的态度,认为仪式即使再隆重也只是信仰的表现形式,最重要的还是信仰本身。相比今天人们对仪式、繁文缛节等形式的过度追求,老一辈们更注重内心的虔诚。

“以前的人是单纯的信,一柱香烧上去就可以了,比较随便,但是现在的人是在迷,过度讲究一些形式,仪式或一些繁文缛节,要什么样的贡品,多少的香都有说法。比如以前,一个小商贩,可能满身大汗,见到一个佛堂也会去拜,拜佛佛祖自然会喜欢你。但是现在就一定要衣冠整齐才能去拜。这样其实是没有必要。”(C)

虽然H村的老年人都将信仰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信仰的传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却秉持各自的态度。一方面,诸如A一样的老年人认为信仰在村中“一代传一代,大家都很诚心”,全村由老到小都虔诚地信仰着神的庇佑,信仰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衰落。但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对于民间信仰的传承都抱着完全乐观的态度。在调研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负责老年协会总体管理的B。当问及村中信仰的现状,他就说道“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不信,但看人家去也跟着去,信仰主体集中在老一辈,现在的拜佛是受熏陶比较严重”。

(二) 青年群体信仰情况综述

1. 信仰状况及表现形式

在受访的5位青年中,信仰状况不同于老年群体所呈现出的单一模式,而是表现出多种态度并存的情况:深信不疑、不置可否、完全不信的态度在青年群体中都逐一得到体现。

以E为代表的群体类型在信仰传承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信则有,不信则无,当有一个决定很难抉择时,就去问佛,这都是注定了的”。而E自身的日常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深信不疑的态度:

“非常信,而且还很诚心,经常会去拜拜,还去请佛,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要拜拜,从小就信,做生意拜土地公、财神,就像香港那边一样。每天起床都要烧香,并不觉得佛祖一定会保佑自己,但已自觉不自觉地把这当成一种信仰,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对拜佛的程序也比较熟悉。将来结婚,也会把这个信仰习惯传承下去。”(E)

与之完全相反的态度和行为也存在于其他青年中,D就是基本不受该地民间信仰影响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这种信仰的延续是代际传承的结果,而出于自己叛逆的性格,他并不愿意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的束缚,所以并不相信神灵的存在,即使对仪式和活动有所了解,也不会跟着家人一起去祭拜。

值得一提的是,在访谈过程中还遇到了不少对自己的信仰感到迷惘的年轻人,他们并不能明确自己对信仰的认可程度,比如留学归来的F,在访谈时就表示自己现在不清楚是不是真的相信,但是也不会去排斥相关的活动和仪式。因此,这类年轻人虽然会参与日常的拜拜,但是却并不是像E那样将其视为每日的必修课,认为自己并不相信神灵的H和对自己信仰程度难以确定的F,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选择拜拜这种方式,并认为“这是一种习惯,是受长辈的影响”。

2. 信仰原因

与老年群体多数以“保平安”为信仰出发点的情况相比,青年群体的民间信仰出于更加复杂的原因。首先,受成长环境的影响,耳濡目染成为年轻人产生信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在当地长大的青年会因为童年的经历接受信仰的熏陶。

“小时候每次拜拜的时候都有好吃的,所以自然而然地跟着大人开始拜拜,贡品在拜过之

后可以拿回家吃。”(H)

另一方面,不是在当地成长的青年则很少受到当地信仰氛围的影响,比如D就说“自己从小在外面,不会跟着家人一起去拜拜”。其次,由于个人经历而产生信仰的情况在青年群体中也十分常见,尤其是亲身经历过灵异事件的个体,对信仰的认可程度就更为明显。

“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谈佛,有人信有人不信,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突然那个不信的女的脸就一直涨红,声调就变了,他们家供的是三海的哪吒,就开始指着那个人,说这段时间村里有人过世,不要去一些玩的场合,并要喝一些小瓶的酸奶。慢慢的红退下了,那个女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神上身了。”

“有一天晚上11点多,我在街上就看见一个老头子反方向走,后面有一个摩托车开那种大灯,很刺眼,等我一回头,发现那个老头子就不见了,但是那个地方没有路口。更神的是等我回家,发现家里的灯一直闪,把我吓的半死,可能是过往的长辈。”(E)

从E所讲述的故事中,可以看到经历过灵异事件是产生乃至加深信仰的重要原因,而他之所以始终保持深信不疑的态度,还与其商人的身份密切相关。

“做生意时,有一个商人,看我的长相、穿着说我有佛缘,看我戴的东西,让人家了解闽南这边的生意人是怎样的,有什么样的习惯,闽南人的为人,就会形成一种默契,一种招牌,信仰也让闽商形成了良好的信誉”。(E)

不仅是作为经商者的E提到了做生意对传承信仰的重要性,其他受访者也都提到商人和官员对信仰的重视程度往往更高的事实,由此可见,职业同样是影响青年群体对信仰态度的原因之一。最后,大众传媒在信仰传承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台湾的电视台中有播一些灵异事件,和村里的讹传差不多。”(H)

“有的小孩子就经常看见过世的老人,有一个小孩子说昨天晚上看见爷爷坐在这儿,因为爷爷的魂还没有收走,魂还在,所以小孩子看见不稀奇,像台湾很多综艺节目也讲过这些灵异事件。”(E)

受访青年多次提到台湾综艺的情况,不仅表明现代传媒在信仰传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与老年群体的信仰来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信仰现状评价及未来预期

与老年群体相比,青年群体面对村中活动规模不断扩大、所花经费不断增加的近况,表达了一些不相一致的观点。一方面,多数受访青年都认为大型仪式为全村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交流平台,可以增强村民之间的联系,譬如F在谈及有关信仰的大型活动时,就兴奋地说:

“自己比较期待普渡,因为普渡是在假期,大家在一起会很热闹,感觉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交往的平台。”(F)

另一方面,认为大操大办的方式有些铺张浪费的想法在青年群体中也普遍存在,部分年轻人甚至会将仪式的筹办和家庭的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F的父亲作为仪式的筹办人之一,在每一次大型活动中都会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而F就认为,

“对于请佛,我个人感觉没必要这么浪费,会给家里带来一些经济上的负担。”(F)

虽然青年群体的信仰状况及信仰程度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但是对于村中民间信仰未来的发展趋势,受访的青年却表现出如出一辙的态度,即信仰会削弱,但不会消失。

“仪式本来就很简单,但是未来会有所简化,像以前的贡品一定要是亲手做而不能现买,但是现在都是直接买来,没有那么多时间。”(D)

“不担心信仰规模的减小,认为信仰绝对不会失传,只要庙还在,就会有人去拜,生老病死不会改变,仪式不会改变。但是未来信仰的程度一定会越来越轻,但是随着未来的村里的城市化进程,人们的信仰的场所会改变,会从集中变为分散,规模化的信仰会削弱,会使信仰发生质的变化。”(G)

“不会担心未来信仰削减的趋势,都是自己信自己的,不关自己的事,只要是自己信,人家不会去干涉你,不会动你的佛。”(E)

通过受访对象的描述,可以发现青年群体对信仰的发展基本持客观的态度,认为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简化,但是信仰本身并不会销声匿迹。而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少受访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将教育归为导致信仰动摇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资料,可以通过表2将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关乎信仰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表2 老年及青年信仰对比表

	老年群体		青年群体	
	信仰状况	信仰形式	信仰状况	信仰形式
信仰状况及表现形式	深信不疑	日常祭拜,组织并参与重大仪式;研读佛经	深信不疑	每日祭拜,积极参与重大活动
			不置可否	时常祭拜,随众参与重大活动
			完全不信	不祭拜,不参与
信仰原因	求得平安;因果报应		耳濡目染	
			个人经历(多指灵异事件)	
	修心养性		职业影响	
现状评价	大操大办流于形式		大众传媒的作用	
			大型活动提供交流的平台	
未来预期	不会衰落 可能弱化		大操大办不免铺张浪费	
			有所减弱,但不会消失	

通过上表的对照,不难看出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在信仰程度、原因、对村庄信仰现状的评价和未来预期等方面的差异。总体看来,村中的老一辈基于自身丰富波折的人生经历而将信仰视为不可取代的精神寄托,虔诚的态度激发了其在日常祭拜和大型活动中的积极性,而相较之下,年轻人却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表现出不同的信仰程度,以及与其态度相符的信仰形式。由此,单一的高度信仰和多元的层次信仰在两个年龄段中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对于“仪式”这一主要信仰形式的变化,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各自的观点,前者从信仰本身出发,否定了流于形式的大操大办,而后者从仪式本身出发,对其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都有自己的认识。最后,基于H村正进行和已经历的信仰变迁,老一辈和年轻人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有着不完全一致的看法:一方面,部分老年人和青年一样,认为信仰的传承会在一个弱化的趋势下进行,但是并不会走向终结;而另一方面,对部分将信仰和永恒挂钩的老年人来说,信仰的削弱是一个难以想象乃至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六、信仰变迁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H村的老年人与青年人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出现了分岔,这种代际间信仰情况的差异反映出了民间信仰面临的变迁问题。下面将就H村民间信仰变迁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对“记忆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商品化经济

1. 人口流动

现代化打开了H村原本封闭的大门。福建泉州地区本就有崇尚外出经商的传统,浓厚的根文化也让这里出去的人格外团结,在外赢得了诚信的美誉。加之商品化经济的带动,村里的人员流动一下子就频繁了起来。在H村,书读的好会得到众人的尊敬,但读书本身并不会像在其他城市一样受到超高规格的重视,做生意反而是家人对小孩极大的一种期望。村中不继续读书的青少年多半选择外出打工,甚至许多青年人压根对读书不感兴趣,从小立志要外出打拼一番。

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对民间信仰的稳定传承造成隐患。一方面,外出的人无法按时参加家乡每一次的拜拜仪式,无法实现“仪式的反复实践”。久而久之,信仰的记忆逐渐淡化,维系的力量也随之减弱。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为外出的人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化世界,他们的价值观在其中受到冲击,精神寄托的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2. 经济发展

商品化经济给H村带来的另一结果则是经济上的起步。随着改革开放,H村村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走在村里,时常可以看到村民自家盖起的四五百层小洋房。相应的,村中祠堂寺庙得到了重新修葺,每家每户里的佛龕、祭祀用品都更加精美。近年来,诸如请佛的大型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据村民回忆,有一次村子还包了18辆大巴,拉上全村人一起去普陀山祭拜。但这愈加繁复的仪式和盛大的活动背后,却是仪式流于形式化的事实,原本内心的信仰转化为了金钱的消耗。仪式的规模越来越大,但娱乐的比重却在其中悄然攀升。

总体来说,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个人主义开始兴起。个人对个性的追求使得他们要尽量摆脱旧有的约束力量,质疑挑战以往的文化权威。这使记忆的构建和传承面临着重重的阻碍。

(二)合法性丧失

鉴于以上两种原因,民间信仰已不能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年轻人提供足够的认同与意义支持,它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在部分年轻人中间开始丧失。特别是对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往往面临着比同龄人更痛苦的选择。

“经常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会信。与学校所教授的东西相互矛盾,很多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民间信仰了。”(G)

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同样是导致年轻人个体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科学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支持体系,原有的信仰记忆便开始受到侵蚀。

(三)政府力量介入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委会虽然表面上对村中民间信仰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但实际上还是对仪式的举办进行了限制。

“以前普度等重大节日的时候村子里面是非常热闹的,比现在还要热闹的多。我们通常都

会请邻村的人过来,全村摆着桌椅酒菜,大家一起喝酒聚会。但是后来政府认为这样太铺张浪费,就开始不准我们大摆酒席。后来每到大节日,警察就会在村头村尾两个出口各设一个哨卡,只有本村人才能进出,其他旁村的人不许进来。久而久之,大家吃喝的就没那么大场面了。”(E)

在采访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时,同样看到,他们对民间信仰的态度多半是比较保守的,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也信也拜,但是在面对外来者访谈时都表现出了非参与者的态度,竭力表示政府的任务是引导村民理性消费,防止铺张浪费。政府对民间信仰的压制从节日时警察暴力的出动可见一斑。

七、结论

通过全文的分析,主要有如下两个发现:

第一,在H村,民间信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表现在个人层面的心理寄托之外,更重要的是全村整合与运行的层面上。这一方面表现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共识对村子的凝聚、增强社会网络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仪式对全村社会地位的协调,对等级、角色的暗示、规范。

第二,就民间信仰的变迁来看,H村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在信仰程度、原因、对村庄信仰现状的评价和未来预期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信仰方式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

总结来说,在传统的延续性和现代变迁性这二维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一方面延续着过去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在信仰形式上发生了变迁,并正面临着“记忆危机”的困境。当然这种记忆危机并非没有边界,虽然个体自主性的兴起对传统权威产生了撼动,但同时,这种松散的趋势也在呼唤着新权威秩序的建立。“社会愈加分化,个体愈加独立,交流的需要就越迫切”(汲喆,2005:234)。也许在今后,民间信仰在现代性中会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自身的调整适应,比如我们今天在H村看到的仪式礼俗依然兴盛不衰的现象。

另外,鉴于时间、经验的有限,本次研究在调查、分析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经过回顾反思,笔者认为本次研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对采访对象的想法还有进一步可挖掘的空间;在分析过程中,无法完全摆脱主观色彩的影响,一定程度上纳入了个人的情感倾向,使结论的解释力有所降低。

参考文献:

- 黄剑波,2003,《日常生活与神圣性》,《人类学记事》第1期。
 汲喆,2005,《迈向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宗教社会学——爱尔维优雷杰宗教存于记忆述评》,《社会学研究》第1期。
 ——,2008,《如何超越经典世俗化理论——评宗教社会学的三种后世俗论》,《社会学研究》第4期。
 拉里·席纳尔,1973,《经验研究中的世俗化概念》,载希尔·米歇尔,《宗教社会学》,基础图书公司。
 林国平,2004,《福建民间信仰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东南学术》增刊。
 孙尚扬,2003,《宗教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特纳,2006,《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期。
 姚南强,2008,《西方宗教社会学“结构—功能”范式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
 C. K. Yang,1962,《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nièle Hervieu-Léger,1993,《La Religion pour mémoire》,Paris: Cerf.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责任编辑:李春玲